



夜读偶记

《秋园》：平民视角下的烟云漫卷

刘 军 文 |

文学与历史的区别,远远要小于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区别。同样的人文学科的属性,同样的求真的诉求,使得文学与历史紧密地粘连在一起。历史虽然不采信文学的书写,但文学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,则毋庸置疑。按照勃兰兑斯的说辞,文学史本质上就是人类灵魂的历史。而灵魂寄于肉身之中,肉身的翻转和陨落无形中会浸染灵魂的颜色。

1936年,生活·读书·新知书店的邹韬奋有感于高尔基主编的《世界一日》所产生的轰动效应,他与作家茅盾一道,在国内发起了“中国的一日”行动,并刊出征稿启事,希望全社会各个阶层、各种身份、各种职业的人们,加入到记录“当下的一天”的行动中来。这一启事迅即在全国激起回响。来稿众多,编委会从中选取了四百六十九篇,计八十余万字,四个月后编辑成书,被命名为《中国的一日》,堪为当年文化界的一大盛事。作为一次全方位的记录和书写行动,这本书的历史意义当然要超过其文学意义。

人对记录的着迷可以称得上始终不渝,从古老的结绳记事,到后来的碑刻、文书档案,再到新媒体时代里手机上的记事本功能,无不显示了这一点。然而在“沉默的大多数”这一命题之下,唯有在特殊的历史机缘下,在勇毅者的内心中,才会升腾起记录的欲望。《秋园》就是这样一本勇毅者的偶得之书。

如本书自序所言,这本书是厨房创作的结晶,作者杨本芬,一个只有中专学历且已退休的六旬老人,此前并未经历过系统的写作训练,按照常态的演进之路,表达的欲望很大可能会终止于口语。然而,她还是提起

笔,并一发而不可收,为自己业已离世的母亲“秋园”立传,同时记录下自我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。

《秋园》的讲述是一种直接的、去技巧化的讲述,文章本天然,天然之道,方合乎本心。这本小开本的书,以线性叙述的方式,描绘了秋园这个普通中国女性辗转漂泊的一生。既无长篇小说常见的草蛇灰线,也基本不见伏笔和铺垫。总是一个事件推着另一个事件,在时代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涡旋中,作为女性的秋园只能跌跌撞撞地前行。比如秋园与夫君归根湖南湘阴故里的后面,既有着抗战大背景下南京城的陷落及相关人等的撤离,也有家庭因素的制约,源于丈夫对老父亲的挂念。他们一家放弃了去陪都重庆的举动,折转向南,回到故里。在如此境况下,留给旧时代女性的选择余地几乎为零,生存的被迫性几乎跟随了这位女性的一生,唯有在子女长大成人后,她拒绝去孩子身边,而是选择回到赐福山的老房子居住这一事情上,方彰显出其罕见的自由意志。

杨本芬作为秋园的女儿,按照时间的顺序,直笔道出堆叠在母亲身上的一生事件,比起大事记而言,它们可能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,但对于秋园来说,则庞大无比。也正是因为采取了记事为主的方式,一方面,作者对母亲及他人的刻画大多是一种形象的刻画,而非性格的塑造,在具体事件中勾勒出一个人的基本面貌;另一方面,作者在写到自我经历的部分,采取了简化和省略的处理办法。基于上述内容,《秋园》可以认定为一部纪实作品,立足于个人,以全面记事的方式记录主人公一生的跌宕起伏。

秋园生于1914年,2003年离世,

作为一个世纪老人,她见证了太多的时代转折。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,再到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及成分划定,再到大集体生活及物品短缺,还有后来迫于生活而远走他乡,以及再后来的恢复高考及改革开放。如同这几年常被言及的一句话,时代的每一粒灰尘,落到具体的人身上,就是一座大山。读《秋园》这部书,会让我想起冰心、巴金等世纪老人。作为文化名人的他们,身后会被不断言说和阐释,也面临不断地重估。他们过于接近上层建筑,因此,身后事必然折叠,这是幸运所在,也是苦难之舟。而对于秋园来说,作为女儿的杨本芬讲出她的故事,则很大可能是一次性的讲述,不过,这种真实性的讲述,会使得这种一次性演化成一种范本。秋园这位女性,其实就是世纪暗夜里微弱的灯火,关于她的记传,既囊括了她的一生,也折射出我们的祖辈起落的身影。

秋园被一个接一个的苦难所裹挟,有亲人的死亡,有他者的欺骗,有风暴吹击,有人情冷暖,有劳作的艰辛,有恶邻的骚扰,等等。还有少年的丧父,中年的丧夫、丧子。但这些苦难,皆被承受和消化,直到晚年,终于拥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,她也没有憎恨那些苦难,她的平凡和善良如同缓缓前行的河流,时间和过往虽然粗粝,然而清水终归可以化尘。鲁迅在萧红小说集的序言里曾说过:“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,对死的挣扎,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;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,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。”其中生的坚强句,放在秋园身上,也是恰如其分的。

《秋园》,杨本芬 著,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6月出版,定价:38元



读书人语

喜欢老书

虹 全 文 |

念高中的时候,我迷上了作家冰心的书。但彼时所能找到的冰心著作,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少数几本选集,如《冰心小说散文选集》《樱花赞》《再寄小读者》。我读书的城北中学,是一所老校,图书馆藏书丰富。一次下乡劳动,我被留在学校帮助整理图书馆,发现里面还有一间上了锁的书库,藏着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老书,可惜尘埋网封,从未开放。那天,负责图书馆的程永霞老师破例为我打开书库的门锁,我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冰心出版的不少著作,如《往事》《闲情》《冬儿姑娘》《关于女人》等等,欢欣感激之情至今铭记。也许正是从那时候起,我有了一种习惯,凡是喜欢的作家,一定要尽可能找到他所有的作品来品读。

并非是说读书非要全面不可。我只是觉得,滴水固然可以映日,但是一滴水毕竟太有局限,唯有在众多

的比较之中,才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。因此,每当我看到一位作家在他的不同作品中重复甚至雷同的地方,总会非常开心,并常常从这些地方学到东西。为什么呢?因为这样不经意的反复,正是一位作家心里最难忘或最渴望书写的东西,或者是最得意的表达习惯,是情不自禁的反复吟唱,流露出的是他们情感和思想深处最真实的一些东西,如同一支乐曲总会有动人的旋律在往返流淌。因而,这些重复的地方恰恰是读书时最值得细读之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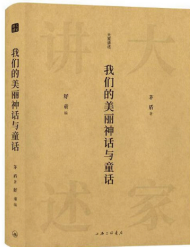
中学时候,我还迷过屠格涅夫,曾将他的几部长篇小说找来,不管读没读懂,一股脑读完。我还迷过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,也曾找过和买过他出版的全部作品。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我顽固地认为,读书和交友一样,好的朋友,不可以只是匆匆一晤,而是需要长期亲密的接

触,要多了解他的方方面面,方才能知己知彼,方才能够走进他的生活和内心。相交日久,自然了如指掌;潜移默化,方可真正受益。

年龄老了,对坊间热炒的一些新书就常常怀有警惕,情不自禁地喜欢读一些老书。其中很爱杜甫和陆游,便找到这样几套书,一是常熟虞山人钱仲联校注的陆游《剑南诗稿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),一是清代学者无锡厚桥人浦起龙点注的《读杜心解》(中华书局出版社),一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宁波人仇兆鳌注的《杜诗详注》(中华书局出版社)。目的还是和以前一样,希望尽可能多地知道杜甫和陆游,从中学到东西,获取相交弥深的那种会心的发现。有的时候,如能捕捉到他们习惯性的缺点或漏洞,还会如同小孩子发现大人的一点短儿,一种恶作剧般的快感油然而生,这也算是读书一乐吧。

上架新书

上海三联书店 36.80元
茅盾著 舒童编
《美丽神话与童话》
《大家讲述：我们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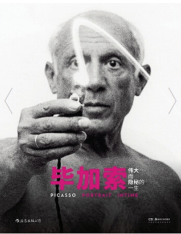
茅盾先生不仅是小说作家,也是我国近代神话学研究领域里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之一。本书从其《中国神话研究》《中国神话研究ABC》《北欧神话ABC》等神话研究著作中提炼基本观点,就中外神话理论展开论述。

出版 108元
汉唐阳光·山西人民
秦晖著
《王气黯然：宋元明陕西史》



宋元明的陕西处于辽宋夏金元百年战争的最前线,这一时期的陕西史,实则是辽宋夏金元各政权间的关系史和战争史,更是一部各王朝的政治史,他其实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。

后浪 湖南美术出版社 128元
胡博乔译
《法·奥利维耶·毕加索著,毕加索：伟大而隐秘的一生》



这是一本毕加索传记,作为他的外孙,奥利维耶付出不懈的努力,毫无保留地揭开毕加索留给世人的种种谜团。他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毕加索的肖像:他的女伴、孩子和朋友,他独一无二的自大,他的忠诚与不忠,他的幸福,以及他时而喷薄而出的愤怒。

作家出版社 68元
大解著
《他人史》



作家中短篇作品集。故乡是作家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源头,他用语言复述他的故乡,深入到农耕记忆中,展现出那些被人忽略的、消逝的,甚至是不存在的东西,从而重新构建历史的多重性和丰富性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